

## 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

房日晰

李白《赠孟浩然》诗云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诗中洋溢着对孟浩然崇拜敬仰的感情。性格傲岸、才气横溢的诗人李白，自视甚高，从不轻易许人。他的前辈如李邕、苏颋，同辈友人如王昌龄、高适、杜甫、贾至等，虽交往至密，然不见对诗才有所称赞，甚至对德高望重誉他为“谪仙人”的老诗人贺知章，亦不见有所称誉。因此，对孟浩然出自肺腑的崇拜感情，却出人意料之外。但我们仔细阅读《赠孟浩然》这首诗，就会发现，他的仰止心情不是来自孟浩然的诗歌，而是出自对一个隐士的高风亮节的人格崇拜。然孟浩然一生汲汲功名，曾三次入京求官<sup>①</sup>，只不过潦倒未遇罢了。那么，孟浩然有哪些地方值得李白倾服呢？

首先，在养望待时上，李白与孟浩然有共同之处。唐代有相当多的友人，进入仕途是走终南捷径的。要走这条路，就必先养望，获得较高的声誉，然后求得有力者的推荐，才有可能一步青云。李白青年时代，曾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，“巢居数年，不迹城市。养奇禽千计，呼皆就掌取食，了无惊猜。广汉太守闻而异之，诣庐亲睹，因举二人以有道，并不起。”<sup>②</sup>白以是“养高忘机”自炫。孟浩然得到山南采访使本郡太守韩朝宗的赏识，“因入秦与偕行，先扬于朝，约日引谒。及期，浩然会寮友，文酒讲好甚适。或曰：‘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，无乃不可

乎？’浩然死曰：‘仆已饥矣，身行乐耳，遑恤其他。’遂毕席不赴，由是间罢，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。”<sup>③</sup>观孟浩然一生不甘隐沦，汲汲求仕，为此他深怨无人引荐：“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稀”（《留别王维》）急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推毂：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（《上张丞相》）那么，韩朝宗入朝引谒，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，他为什么要白白错过这一良机呢？这无非以高人自鸣，抬高身份，想取得更高的声誉罢了，并非心底里压根儿不愿做官。他在《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作》中说：“魏阙心常在，金门诏不忘。”可见，他此次未行，盖为攀身份，然而却赢得了后人的赞颂。“孟简虽持节，襄阳属浩然。”<sup>④</sup>孟浩然高亢有节，一时豪杰翕然慕仰，非特以其诗也。”<sup>⑤</sup>对善于识拔人才的韩朝宗，李白十分仰慕，所谓“生不用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（《上韩荆州书》），望其荐己。他拒绝广汉太守的引荐比起孟浩然与韩荆州有约不赴，在养望方面，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。这怎能不使他为之倾倒？

其次，孟浩然有侠义之风，所谓“救患释纷以立仪表”<sup>⑥</sup>，这一点颇与李白同调。

① 王达津《孟浩然生平续考》  
② 李白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  
③ 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  
④ 张祐《题孟浩然宅》  
⑤ 吴师道《吴礼部诗话》  
⑥ 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

李白“少任侠，手刃数人。”<sup>①</sup>又轻财好施，“曩者东游维扬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余万，有落魄公子，悉皆济之。”<sup>②</sup>他还结交重义，营救友人吴指南。他特别崇拜鲁仲连，在诗中每每咏及，并有歌颂鲁仲连的专篇。“齐有倜傥生，鲁连特高妙。明月出海底，一朝开光曜。却秦振英声，后世仰未照。吾亦澹荡人，拂衣可同调。”（《左风》其十）诗中鲁仲连为人排难解纷功成不受赏的高风亮节，备极景仰。他借咏鲁仲连以表达自己的志气与抱负。孟浩然“救患释纷”必有典型事例，可惜历史阙载，不能详证。然“患难释纷”的行为，必定受到李白的激赏，这却是不言而喻的。

第三，李白与孟浩然，两人的性格非常相似。李白性格傲岸，睥睨王侯。杜甫对此曾经赞扬说：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（《饮中八仙歌》）他以“酒中仙”的佯醉对抗天子的诏旨，可谓傲岸之至。他自己也说：“揄扬九重万乘主，谑浪赤墀青琐贤。”（《玉壶吟》）至于民间盛传贵妃捧砚磨墨、力士脱靴的故事就算不得什么了。“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。（《岁游天姥吟留别》）以此表现对权贵的藐视。孟浩然在自己诗中吟道：“北阙休上书，南归山弊庐。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违。”（《梦寻归南山》）这对封建社会权势炎凉以及皇帝不善识拔俊才，都是极尖锐的讽刺。无怪乎唐玄宗听了要大发脾气。在性格的坦率诚挚上，两人也极为相似，李白在自己诗中写道：“我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兴再复来”（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）。至于孟浩然，王士源称其“行不为饰，动以求真，故似诞，游不为利，期以放性，故常贫”<sup>③</sup>两人性格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第四，两人都飘逸风流，具有遗世独立的风韵。其实志在沽名钓誉，心存魏阙。孟浩然“骨貌淑清，风神散朗。”<sup>④</sup>宋人见王维的《孟浩然画像》：“颀而长，峭而瘦，衣白

袍，靴帽重戴，乘款段马，一童总角。提书笈负琴而从。风仪落落，凛然如生。”<sup>⑤</sup>俨然一幅潇洒的高士风度。李白则以“谪仙”自居：“世人不识东方朔，大隐金门是谪仙”（《玉壶吟》）；“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藏名三十春”（《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》）；“长安一相见，呼我谪仙人”（《对酒忆贺监》）。其实两人都以隐居为饵，沽名钓誉，志在终南捷径，此李白所谓“不鸣则已，一鸣冲天”之求也。谓予不信，请君试看，李白一方面以“谪仙”自诩，同时却汲汲功名，他常以吕望、诸葛亮，谢安自期，希望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求。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（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）；他平生以搏击长空的大鹏自诩，要“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”（《与韩荆州书》）孟浩然用世之志的状怀也不时流露：“杳冥云海去，谁不羨鹏飞”（《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》）；“今日观溟涨，垂纶欲钓鳌”（《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驿》）；“再飞鹏击水，一举鹤冲天”（《岷山送萧员外之荆州》）。

第五，孟浩然与李白两人的部分诗歌，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。世以孟浩然诗澄澹、冲澹有萧散之致。纵观其全集，并非篇篇如此。前人谓其诗“冲澹有状逸之气，”<sup>⑥</sup>“逸宕之气，似欲超王而上”<sup>⑦</sup>不为无因。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（《上张丞相》）；“照日秋云迥，浮渤澄澹宽。惊涛来似雪，一坐凛生寒”（《与颜线塘登樟亭望湖作》）；“中流见匡阜，势压九州雄。黯黯凝黛色，峥嵘当曙空。香炉初上日，瀑水喷成虹”（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）。这些诗浩茫浑健，

（下转第39页）

① 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  
② 李白《上安州裴长》  
③ 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  
④ 同③  
⑤ 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  
⑥ 元·陈绎曾《吟贺》  
⑦ 贺贻孙《诗筏》

这一借题发挥，淋漓尽致。他完全把紫藤花当成美女，毫无顾忌地倾泻自己的冲动和欲望了，这种近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发泄，使得他最后莫名其妙地去妒羨那些常能看到这些花的人们。而这一切，都是由于满园春色和鲜艳的花朵作为诱发物，使得作者的性压抑进行一种积极的转移和投射。

诚然，“月色”、“花朵”、“绿色”等诱发物还会使作者压抑的性意识，做出相反方向的举动，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矫枉过正吧。这在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表现得很突出，面对月色、绿水中的歌女，作者所产生的惶乱和拒绝，就是一种欲盖弥彰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反方向举动。

性压抑表现之二：在女性面前的惶恐。

性压抑使朱自清在女性面前不能坦荡荡的，有时甚至不能自制。这集中表现在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中，他在和友人游秦淮河时，遇到了歌妓。在这篇散文中，他透露了这样的信息，他在来游秦淮河时，曾到茶坊中去寻觅歌妓，由于没有找到，而“无端的怅怅”。这也可以说是他一人独处时的性意识的复甦所导致的行动和情绪。但在游秦淮河时，一旦真的遇到了歌妓，并且歌妓要求上他的船进行演奏，这时的作者经历了“窘”——“慌”——“不好意思”——“拒绝”——“如释重负”等不同阶段。经历了这样一个艰难阶段后，照理，他是

一个胜利者，因为他拒绝了歌妓的诱惑，完全可以庆祝胜利了，但性压抑这个“鬼”这时在他的心灵里又积极活动起来了——

这时我觉得很怅怅的。至于我自己，更有一种不足之感。我这时被四周的歌声诱惑了，降伏了；但是远远的，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，越搔越搔不着痒处。

最后，作者的结论是——

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的西洋镜，而我的情感却终于被它压服着。我于是有所顾忌了，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。

也就是说，性意识这个“鬼”终于在“众目昭彰”的情况下，被“有所顾忌”降伏了。“道德的西洋镜”威力无穷，终于把那部份的情感压服了。但是这种降伏和压服所取得的胜利也委实可怜，作者完全清楚它的价值，在这篇散文中，他把这一胜利的价值称之为是“灰色的拒绝”，但换来的代价却是“颇为慌乱”。

对朱自清的散文中性压抑的情绪，我认为从现代散文史上来考察，应有这样的两点认识：

一、“性压抑”是时代病，有的严重些，如郁达夫，有的轻微一些。这是对正统散文的一种反叛。

二、在“性压抑”上显示了他的个性，尽管羞羞答答，但他使它独具情致。

（上接第25页）

颇具状逸之气。而状逸则是李白诗歌追求的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，对此拙作《读李白诗札记》有较详细的论述。<sup>①</sup>，不赘。过去评论家又多以孟浩然与李白五律相类，所谓太白五言律多类浩然，<sup>②</sup>“五言律八句不对，太白浩然集有之”。<sup>③</sup>观《李太白集》，五言律清新俊逸，多似浩然者，其五律或受孟浩然诗的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李白与孟浩然在性格、处世以及某些诗的风格上，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投，何况孟浩然是比

李白年长十二岁的前辈诗人，这怎能不使李白对他产生崇敬的心情呢！观李白酬赠之作，往往敷衍成篇，缺乏真至的感情，而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，其情谊深厚，依依不舍之情感人至深，足见李白对孟浩然的尊敬仰止的感情，经常充溢肺腑，而绝不是兴之所至的偶然流露。

① 见《唐代文学丛刊》总5辑

② 胡应麟《菽史》

③ 杨慎《升庵诗话》